



名家

晋江：龙虎乡邦地长灵

陈仲明

南宋王十朋守泉州日，获知南官揭榜，泉州大捷，欣然写下一首诗，有“龙虎乡邦地最灵”之句。据其任职时间推算，当为乾道五年（1169）榜，榜眼石起宗就是泉州府晋江县人。王知府另有诗，题为《新第先归者五人，燕于黄堂，故事也。酒半，啜茶于忠献堂，持杯以劝，即席赠诗》，可见当年泉州进士及第者远不止五人（仅清道光《晋江县志》就载有十四人）。须知，王知府自己虽是绍兴二十七年（1157）状元，诗书满腹，才华横溢。然其时科场如官场黑暗，他的科途并不顺遂，所以，得知泉州士子登科第如过江之鲫，自然欣喜万分。

“泉州学甲于天下。”这是明代人对泉州舍得投入、办学兴邦的褒奖。泉州重文崇教收到了丰厚的回报，这从晋江士人在浙江诸暨的“宦迹”就可以折射出来。道光《晋江县志》载：“黄光升字明举，号突峰。嘉靖己丑（1529）联捷进士（意为连续通过乡试、会试、殿试），授长兴令，入为刑科给事中。”后来因为母亲去世，离职守制，出为浙江金事。他任过的官职，县志只列举“广东副使、四川参政、广东按察使、四川右布政，寻转左”，其实他还当过尚书。不过我关心的是，“其在浙时，筑海塘，浚诸暨泌湖，蓄泄山阴、会稽、萧山、诸暨四邑水”。泌湖当时是诸暨最主要的河道——浦阳江中下游的蓄水之湖，如今孕育了“珍珠之都”山下湖镇；萧山今属杭州市，当时与其他三县同属绍兴府。

《晋江县志》又载：“陈让，字以礼，号见吾”，“少孤贫，年十八，始就外傅”，意思就是因家贫，到十八岁才有机会就学于师，然“读书过目成诵”。他是嘉靖辛卯（1531）闽省乡试第一（即解元），次年进士及第，两年后授绍兴府推官。推官分管司法，方志通称为佐武官。作为辅佐之官，乾隆《绍兴府志》将他列为名宦，自然有过人之处。传谓“增置学田，崇祀先哲”，这在光绪《诸暨县志》里可以找到注脚：“明嘉靖十四年（1535）绍兴府推官陈让籍其（指县北渔樵山西麓的吉祥寺）”严入紫山书院（见《山水志》）。在紫山书院“建求放心堂、作圣堂、礼教堂”（皆为陈氏所命名，又顾书院门口“养正之学”）等，共计四十间（见《学校志》）。吉祥寺等处一百七十四亩入官田后，陈让特别吩咐，“守以养士之余，岁修葺之”（见《金石志》）。八年后的知县遂把陈让于作圣堂。

明代晋江对诸暨的“输出”还不止这些。《诸暨县志》所载还有知县黄宽和张志选。黄宽，“晋江人，进士。成化九年（1473）任”；张志选，“字行吾。晋江人，进士。嘉靖十年（1531）任”。对这两个人，《晋江县志》所载也不多，谓黄宽是成化八年进士；张志选为嘉靖八年进士，著有《行吾摘稿》二卷。

清《金墩瀟湖黃氏宗谱》于黄宽有些许两地县志之外的信息：字汝渠，官至浙江（刑部）金事，弘治六年（1493），他得旨进阶为承德郎。是圣旨，不免说一些刑部官员“非仁恕明敏之士官克称焉”，期望“尽审克之能，使用不滥而民不冤”之类的话，或可帮我们理解黄氏之为人、为官。

张志选，与黄光升为同科进士。据其宗谱载，官至常州知府。但康熙《常州府志》只载“嘉靖二十年（1541）任”。

面对泉州这个“龙虎乡邦”，王十朋叹为“地最灵”，而我却在晋江、诸暨两地县志中觅得“地长灵”之感，便改一字为题。

附带说一说。与石起宗同榜进士的，有诸暨人黄闾。这本不足道，但其同胞兄弟黄闾（闾）、黄闾、黄闾是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黄闾也是三十年进士，连当时的太上皇赵构都忍不住为其题“五桂联芳”之匾，大儒朱熹则撰《五桂堂记》记其盛，唯不知这些后莅诸暨之晋江士人有没有考证过、吟咏过。

（作者系中国县志报研究会会长）

世相

老花

苏水梅

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眼睛开始老花了，看书时需要先奋力聚焦几秒钟之后，才看得清楚字。

关于衰老的感受，我一直不太愿意与人交流，因为我认为老不老是自己的事情。关于自己的衰老以及由此引发的无助感很多用语言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即便是你搜肠刮肚想到准确的词语来形容它，又怎么样呢？内心的无奈丝毫不能减少。

有人劝说，老花还是抓紧去配副眼镜，不然会花得更快。我依然从内心上抵触戴眼镜这件事，所以迟迟没有付诸行动。15岁那年，我到城里的学校学习，开学前的体检单上，写着我的左眼视力不好，建议尽快到医院检查。可是，我从小在乡村里奔跑、跳跃，从来没有觉得眼睛有什么问题。

我三姑住在城里，一听我说这事，立刻带我去医院。她的同学在医院上班，我清楚地记得他对三姑表述了我的“视力不好”：“左眼是弱视，最佳的矫正时间是3到6岁，现在这个年龄只能用戴眼镜缓解，不然长期靠右眼看东西，久而久之右眼的视力也会下降。”

三姑是城里人，也很疼爱我，立刻敦促我去配了一副眼镜。可惜我根本就不习惯戴个眼镜。后来，自然是没有遵医嘱定期去复查和更换镜片什么的。三十载光阴匆匆流逝，如果不是最近老花了，我几乎已经忘记自己曾经戴过眼镜这件事。而最令人庆幸的是，我的右眼视力一直不错，并没有像当年医生担心的会因为左眼弱而过度使用被“拖垮”。

年近半百，我尝试着与自己和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书的时候眼睛容易累，我就刻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不刷短视频，不刷短剧。在电脑上码字时，给自己定闹钟，40分钟后就起来走动走动，做做家务再回到书房。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日复一日中，偶尔也会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周末煲起电视剧没完没了，所以视力的下降肯定是不可以避免的了。好在几十年坚持下来的习惯让我总能很好地平衡工作与适度休闲之间的关系。

眯眼睛的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我年轻的时候近视就好了，现在到年纪了，综合一下也许就不会老花了。每每表达此感慨时，一定会遭遇回怼，谁说年轻的时候近视老了就不会老花了？

赫尔曼·黑塞曾说：“生命中不安的游戏充满欲望，但也并非徒劳。”的确，很多时候生活就是这样，人们总会一边流泪一边欢笑。



晋江江滨公园 秦越 摄

前不久，我按照惯例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常规体检。医院对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关怀细致入微，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全程引导，从踏入医院大门的那一刻起，便能感受到那份温暖与贴心。

陪同导检的是位年轻小伙。当大部分检查都顺利结束时，被告知，只剩下五官科检查。我心想，五官科检查无足轻重，自己虽已年近八旬，但看书从不需戴眼镜。于是，我对身旁带路的小伙子说道：“五官我好看呢，这关就免了吧。”小伙子却微笑着劝说道：“来了都来了，检查一下有益无害。”眼神中都是诚恳。看着他那真诚的模样，我便点头：“好吧！”

走进五官科诊室，为我检查的是一名50多岁的女医生。她面容和蔼慈祥，一身洁白的工作服穿在她身上，更显端庄与专业。在整个检查过程中，她一丝不苟。检查结束后，我接过结果单，快速扫视一番，其他项目并无大碍，意料之中，可当目光落在视力一栏时，“0.4”这个数字映入眼帘，让我心头猛地一震，情不自禁脱口而出：“视力衰退这么快！”一直以来，我都对自己晚年的视力颇为满意，上次检查还1.0！我不禁瞬间紧张起来，内心满是疑惑与不安。

医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焦虑，带着些面食于我，总牵系些刻骨的念想。

20世纪70年代的闽南乡下，物资匮乏得像被晒透的海绵，任你怎么攥，也挤不出半滴水。一碗面，是得等到生日或年节才肯露脸的稀罕物。

小学一年级那年，学校要办运动会。前一天，我碰巧听见班主任郑老师和体育老师在低语：“明天中午给娃们煮面，得奖状的，再额外加个白面馒头……”这话像根火柴，“噌”地引燃了我心里的火——那会儿面粉是按票供应的细粮，金贵得很，想吃上一口实在不容易。

第二天的赛场上，我攥着垒球的手心充满了汗，跑道上的风刮得脸颊生疼，可一想到那碗冒着热气的面条，还有暖软雪白的馒头，腿肚子就像装了弹簧，浑身劲儿都涌了上来。最后，跑步、垒球项目我双双夺魁！这份荣誉的背后，能吃上一口稀罕的面食，无疑是最硬核的动力。

转年，9岁的我因体育特长被学区推荐到泉州市少体校参加集训。一生的跑道，就这么因一碗面的念想往前多跨了一大步。

时光荏苒，升入中学，家距学校5公里，中午全靠食堂蒸的盒饭果腹。配饭的菜，不是5分钱一碟的水煮青菜，就是从家里带来的猪油拌酱油。同班有个女同学，父亲是教员，每周总会有一天捧着印着红五星的搪瓷缸回教室。缸里是炒油面，葱花裹着猪油香漫过来，引得我直咽口水。我总偷偷地数她筷子起落的次数，看那金黄的面条缠在竹筷上，心里把“要是能尝一口”的念头转了千百遍。此情此景，真应了白居易“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的写照，一碗寻常油面，在那时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初二那年倒先解了馋。年段组织班委和“三好生”前往厦门举办夏令营，我有幸参与其中。我们乘坐租来的大客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抵达集美鳌园。参观完陈嘉庚先生故居后，领队老师指着棕榈树下的木桶说：“管够！”桶里是加

在白瓷碗里打上一个鸡蛋搅匀，然后放上一缕霞浦头水紫菜和一点虾皮，用滚烫的开水冲下，白瓷碗里便翻江倒海，韵味十足，随着紫菜和蛋花写意般地渲染散聚，在翠绿葱花的点缀下，成就了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紫菜蛋花汤。而我邂逅霞浦就是从这一碗芬芳四溢的紫菜蛋花汤开始。

霞浦是闽东最古老的小县城，距今有1700多年的历史。小皓、北岐、东壁、花竹……小巧、别致、小众的地名，简洁耐读又不乏诗意，让初来霞浦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

霞浦的风景如黛，从远及近，一座又一座连绵山脉，被海水缠绕，山水依依。一大团墨色云朵，泼洒天空。清晨看太阳“突”地一下蹦出海面，傍晚看夕阳“扑通”一声掉进山里，只把余晖投进滩涂。滩涂上无数竹竿，一块蓝，一块红，一块灰，一块白，成为一道亮丽风景，海面映着天的影子，山的影子，云朵的影子，海水一波一波缓缓抚摸沙滩，让你的心也时时幻化着无穷无尽的生动的色彩。

霞浦是一颗明珠，闪烁着纯净的光泽。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远离世俗污染，一如既往海上作业、临海生活，书写生活里的美好，如同我在这里清晨喝下的一碗蛋花汤。

在一碗紫菜蛋花汤里，我开始享受

前不久，我按照惯例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常规体检。医院对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关怀细致入微，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全程引导，从踏入医院大门的那一刻起，便能感受到那份温暖与贴心。

陪同导检的是位年轻小伙。当大部分检查都顺利结束时，被告知，只剩下五官科检查。我心想，五官科检查无足轻重，自己虽已年近八旬，但看书从不需戴眼镜。于是，我对身旁带路的小伙子说道：“五官我好看呢，这关就免了吧。”小伙子却微笑着劝说道：“来了都来了，检查一下有益无害。”眼神中都是诚恳。看着他那真诚的模

样，我便点头：“好吧！”

走进五官科诊室，为我检查的是一名50多岁的女医生。她面容和蔼慈祥，一身洁白的工作服穿在她身上，更显端庄与专业。在整个检查过程中，她一丝不苟。检查结束后，我接过结果单，快速扫视一番，其他项目并无大碍，意料之中，可当目光落在视力一栏时，“0.4”这个数字映入眼帘，让我心头猛地一震，情不自禁脱口而出：“视力衰退这么快！”一直以来，我都对自己晚年的视力颇为满意，上次检查还1.0！我不禁瞬间紧张起来，内心满是疑惑与不安。

医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焦虑，带着些

许调侃的口吻说道：“也不是要当兵，您这年纪，0.4够用了。”“够用”两字语气特别加重。听了这话，我沉默了一会儿，仔细一想：可不是？这把年纪还能不戴眼镜读书、看报，这在同龄人中已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人羡慕呢，我应该偷着乐才是。于是，我也笑着回应道：“是啊！”

离开医院，走在回家的路上，女医生那句“0.4够用了”如同一颗石子投入我的心湖，泛起层层涟漪，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与无尽的遐想。一部机器，随着时间的推移，零件会慢慢老化，性能也不再如最初那样稳定，纯属正常。使用几十年的机器，怎能保持出厂时的标准值

呢？人的躯体又何尝不是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体检中一些指标出现异常或超标，其实是生命过程的正常现象，本就不必大惊小怪，更无须为此忧心忡忡。晚年重要的是保持身心和谐和愉悦。把注意力从关注冰冷的数据转移到创造温暖的生活体验上来，尽情享受晚年生活，而不是成天担惊受怕。

然而反观现实，人们似乎总陷入“完美主义”的怪圈。对身体、追求每项指标都完美无缺；对生活，渴望事事顺遂圆满；对自己和他人，也常以过高的标准苛求。就像那些明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事业尚可的人，却因执着于未得到的东西，在欲望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忽略了眼前触手可及的幸福。古人云“人生哪有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过于追求完美，反而可能被虚无的执念束缚，错失生活的本真模样。

往后的日子，我将带着这份“0.4够用”的豁达，不再执着于生命中的缺失和不完美，而是用心珍视每一份已有的美好：家人的关怀、朋友的陪伴、健康的时光，一次温馨的相遇，一顿可口的饭菜、一篇自感满意的文章……这些看似平淡的碎碎的日常，才是生活最珍贵的馈赠。唯有放下贪念，学会知足，方能在岁月的长河中，寻得内心的宁静与安然。

一碗面的故事

郑玉治

同学，父亲是教员，每周总会有一天捧着印着红五星的搪瓷缸回教室。缸里是炒油面，葱花裹着猪油香漫过来，引得我直咽口水。我总偷偷地数她筷子起落的次数，看那金黄的面条缠在竹筷上，心里把“要是能尝一口”的念头转了千百遍。此情此景，真应了白居易“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的写照，一碗寻常油面，在那时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初二那年倒先解了馋。年段组织班委和“三好生”前往厦门举办夏令营，我有幸参与其中。我们乘坐租来的大客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抵达集美鳌园。参观完陈嘉庚先生故居后，领队老师指着棕榈树下的木桶说：“管够！”桶里是加

收获了不同的风光画卷，四通八达的路将碧海、沙滩、岛礁和环海公路串点成线，随便在某处停下来，都可以感受到自然风光给予的视觉盛宴。

霞浦紫菜，在阳光下呈橄榄褐色，富有光泽，拿来做汤、煮饭，都是那样的美好，让记忆长久地刺激自己的味蕾，如同久久不能忘却的霞浦风景。

霞浦的头水紫菜是非常有名的。第一次长成的紫菜，头次采收，叫头水紫菜，可从其又细又嫩的菜片和尖尖的尾部来辨得，头水紫菜味道鲜甜甘香，爽滑可口，颜色紫中带黑，含丰富的蛋白质、碘、磷、钙等营养物质，是紫菜中的极品，食用口感佳。之后收割的紫菜则被叫作二水、三水……紫菜正成为霞浦众多特色名片里的一张。

在霞浦，在一碗紫菜蛋花汤里，能看到这里人的热情，看到这里风景的魅力、看得见这里生活的包容。那漂浮的紫菜是这里千家万户生活的细节，是编织着岁岁平安美好愿望的继续。

紫菜蛋花汤里彰显的霞浦生活，吸纳了朝阳最富生命力的元素，糅进了最细腻的情感，蛋花和紫菜的翻滚里显现了这片包容、开放的潜质，追求和睦共处的胸怀。

邂逅霞浦，从一碗芬芳四溢的紫菜蛋花汤开始，然后让那些美丽和憧憬一点一点散开，成为不能忘怀的记忆。一年四季，一天十二时辰，在霞浦，总能

了包菜、香菇的汤面，还有炸得金黄的猪油粕。我盛了满满一碗，烫得直哈气也舍不得放，巴浪鱼干的咸香混着面香，吃得那叫一个酣畅。饭后登鼓浪屿日光岩，海风拂着发梢，眺望厦门岛像块翡翠浮在蓝水里。再想起那碗面，忽然懂得“心旷神怡”四个字，原是又饱又暖时才有的心境。

最盼的还是立夏。那会儿乡下有讲究，立夏吃夏面，能保全年平安。母亲头天就把二哥和姐姐到海滩上捡来的泥螺（闽南语称“麦螺”）、捞的小虾泡在盆里。次日一早，厨房土灶台上，韭菜绿得发亮，泥螺吐着泡泡，虾子挨挨挤挤着。水一开，母亲抓把粗面撒下去，筷子搅几圈，捞起来拌上虾汤，再铺层黄澄澄的泥螺，辛香混着热气散开。母亲看着我们兄妹几个吃得热火朝天，眼角满是温柔的笑意。这一碗碗的立夏面，盛满了母亲最朴实的关爱，也煮着家人岁岁年年的团圆。

岁月流转，一碗碗面食宛如时光的刻度，丈量着童年为荣誉奋力奔跑的执着，定格了少年仰望他人碗中美味的憧憬，珍藏着青春结伴出游的欢愉，更盛满了母亲灶台前的殷切守望。那些与面相关的光阴碎片，早已酿成心底的暖，无论走多远，想起时总觉踏实安稳。

收获不同的风光画卷，四通八达的路将碧海、沙滩、岛礁和环海公路串点成线，随便在某处停下来，都可以感受到自然风光给予的视觉盛宴。

霞浦紫菜，在阳光下呈橄榄褐色，富有光泽，拿来做汤、煮饭，都是那样的美好，让记忆长久地刺激自己的味蕾，如同久久不能忘却的霞浦风景。

霞浦的头水紫菜是非常有名的。第一次长成的紫菜，头次采收，叫头水紫菜，可从其又细又嫩的菜片和尖尖的尾部来辨得，头水紫菜味道鲜甜甘香，爽滑可口，颜色紫中带黑，含丰富的蛋白质、碘、磷、钙等营养物质，是紫菜中的极品，食用口感佳。之后收割的紫菜则被叫作二水、三水……紫菜正成为霞浦众多特色名片里的一张。

在霞浦，在一碗紫菜蛋花汤里，能看到这里人的热情，看到这里风景的魅力、看得见这里生活的包容。那漂浮的紫菜是这里千家万户生活的细节，是编织着岁岁平安美好愿望的继续。

紫菜蛋花汤里彰显的霞浦生活，吸纳了朝阳最富生命力的元素，糅进了最细腻的情感，蛋花和紫菜的翻滚里显现了这片包容、开放的潜质，追求和睦共处的胸怀。

邂逅霞浦，从一碗芬芳四溢的紫菜蛋花汤开始，然后让那些美丽和憧憬一点一点散开，成为不能忘怀的记忆。



诗情

晋江地标(组诗)

蔡长兴

江滨公园

水与自然，分居两岸
在对视中，她们数着日出日落
突然，一条江，划破千年阻隔
将这同是下游的水道，鱼戏莲叶为南，为北
水与自然相视，到相抱、相融
诞生两个人见人爱的双胞胎
男曰文化，女曰生态
一家人其乐融融，望桃花而春笑

城北桥南

晋江的潮声，向北岸推进
刺桐城将晨光，照向南滨
两双温暖厚实的手，在云端
交错、紧握，搭起桥南崭新的筋骨
车流像溪涧一般，日夜不息
在老城的根脉与桥南的沃野间奔涌
四方云气，在此凝聚、交汇
织就一片热土——产城融合共生
看，在桥的南端
市集的灯火点燃星辰
栖居的网格漫溢温情
刺桐的花影里，古韵新声低吟浅唱
白鹭的翅尖下，绿水青山摇曳生姿
一座新城向云层生长
在晋水与象山共筑的苍穹
绽放成一朵巨大的、鲜艳的并蒂莲

安平桥

一方石板就是一步脚印
歪歪扭扭地写着坚定的足迹
石板连起来，你的背影
已漫漶于蒙蒙海雾
桥的两侧，分卧着半个月亮
轻轻地辗转，心底的波瀾
当晨曦走过来一块块石板
那双年少的赤脚，此刻
穿着一双布鞋，再次
和背倚望柱的石将手，默默对视
当站在桥头的他，嘴里说出桥的乳名——“安平”，两边的海水瞬间合抱在一起

何丽红



味道

丰年话芒果

何丽红

一早，好友发来她家附近成片的芒果树，远远看过去遮天蔽日，绿浪翻滚，一派盛夏光景。画面重点是一年一熟密密麻麻的果实，正灿灿若星辰地垂挂枝头。仔细一看，还有很多顽皮的芒果，若隐若现地躲在枝繁叶茂间挤眉弄眼。我触景吟起“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遇上丰年，即便轻盈如花都能压枝低，更何况汁饱肉多的芒果呢！我说，瞧这架势，今年芒果定是“大丰年”，问了贤，也说到处果实累累的。

果树有存在“大小年”的现象，这是老一辈人总结出来的，意思是说一年硕果累累，一年果实稀疏。我自己也留意观察了几年本地夏季水果，无论是龙眼还是芒果，确实如此。究其原因，大概是丰收这年，为了实现多子多福，为了捧出满树芳华硕果和如蜜甘甜，果树需要全力以赴，从开花、结果、抚育，直到拉扯所有果子长大成熟，差不多就耗尽了果树全部能量积蓄了。这茬任务完成后，果树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以至于第二年，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表现得业绩平平，算是自我调整，被称“小年”。到第三年，由于有足够时间的待机蓄能，“电量满格”的果树又满血复活，于是就如王者复归，再创辉煌。如此循环往复，形成果树自己的生命律动。

原来，自然界万物都遵循着一定的运行密码，不止动物界需要休养生息，就连果树也暗藏玄机，自有一套存在哲学。

这几天，好友们在山上陆续捡到很多熟落的本地芒果，在群里晒得喜气洋洋，隔屏飘香。论身身高长相，它不如海南来的各种大芒果；论出身血统，它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芒。北纬24℃的沃土和亚热带海洋季风，连同这里的水雨与阳光，催开满树的繁华，最终都化作舌尖的甜蜜。

本地芒味道独特，很多泉州人独爱此芒，吃法上也独具一格，是外地人闻所未闻的“蘸酱油吃”。甜遇上咸，再与味蕾碰撞，缠绵出一种欲说还休的“吻”世绝味。昨晚巧手的好朋友把芒果混着红糖做成冰粉，也是一绝，看得人暑气顿消，真羡慕她们把夏天玩得如此入味！

昨天回一趟老家，村头村尾也是芒果正熟，金灿灿的果实随风掉落，遍地可见，一群结伴而行的孩子打树下过却熟视无睹，没人逗留拾捡。

我不由得回忆往事，思绪纷纷，想起自己小时候，果树可是稀罕物，这么大的村落，只有散栽几株龙眼树，一株荔枝树，一两株土石榴，分别是谁家的，长在哪里，就像坐标一样清晰地刻进村里娃的脑海里。当时村里孩子多，一家都有三五个，正是人穷肚饿的时候，于是这几棵果树就活成孩子们心中甜蜜的期待，从开花结果开始，村里娃就像流进戏蝶一样，频频到树下仰望，并编织着被成熟果实甜倒的梦。可是，果实很郁闷，因为它们从没有机会等到成熟，就被虎视眈眈饥肠辘辘的小“巡视组”提前采摘。小“巡视组”也从没尝过完全熟透的果实滋味，因为再留枝头怕夜长梦多，且僧多粥少，也不知道会落入谁的口中，还是趁着有三五分甜味先尝为快。弟弟说，他们会盘算谁家看龙眼树的奶奶几点做午饭，趁着那个空隙，爬上树一顿抢摘……现在讲起，皆为笑谈。

看着老家遍地的芒果无人追逐，我抚今追昔。以前，偷摘果实被主人拿着棍子追；现在，大人拿着水果追着孩子吃。原来，我们都在享受着时代进步的胜利果实，这种落到实处的甜蜜，或许正是春风期许的模样。